

三侠五义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三侠五义》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众侠客协助包拯,审案平冤,除暴安良,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行斗争;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以及他们帮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从本质上讲,小说反映的善与恶、忠与奸的斗争,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仍是试图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通过这些斗争,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侠五义》中最突出、最精彩的是大量的“侠义”描写。小说对“侠”的认识十分清醒。在结构安排上,作者也善于编织故事。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若干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曲曲折折,环环相扣,悬念迭起,伏线四布,眉目清楚,十分紧凑,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

《三侠五义》的语言有形象性、绘声绘色,有平话习气,通俗易懂,生动逼真,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在武技描写上比《水浒传》又进了一层,不再是只突出“力”和“勇”,而是重在“轻”和“快”,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的暗器上,袖箭、飞刀、石子、神弹、各显奇能。

目 录

三侠五义(下)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1)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8)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14)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21)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29)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35)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41)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49)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55)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遇丫环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62)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68)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74)
第一 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僮	(81)
第一 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88)
第一 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94)
第一 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100)
第一 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107)
第一 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113)
第一 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119)
第一 七回	楞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126)
第一 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132)
第一 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	(139)

第一一 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145)
第一一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	(152)
第一一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159)
第一一三回	钟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166)
第一一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172)
第一一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结姜铠	(179)
第一一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186)
第一一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193)
第一一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	(199)
第一一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205)
第一二 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210)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且说艾虎下船之后，一路上想起：“蒋爷在悦来店救了自己，蒙他一番好意，带我上卧虎沟。不想竟自落水，如今弄得我一人凄凄凉凉。”不由的凄惨落泪。正在哭啼，猛然想起蒋爷颇识水性，绰号翻江鼠，焉有淹死的呢？想到此，又不禁大乐起来。走着，走着，又转想道：“不好，不好！俗语说的好：‘惯骑马的惯跌跤，河里淹死是会水的。’焉知他不是艺高人胆大，阳沟里会翻船，也是有的。可怜一世英名，却在此处倾生。”想到此，不由的又痛哭起来。哭了多时，忽又想起那双鞋来，别是真个的下水摸鱼去了罢？若果如此，还有相逢之日。想到此，不禁又狂笑起来。他哭一阵，笑一阵。旁人看着皆以为他有疯魔之症，远远的躲开，谁敢招惹于他。

艾虎此时千端万绪，萦绕于心，竟自忘饥，因此过了宿头。看看天色已晚，方觉饥饿，欲觅饭食，无处可求。忽见灯光一闪，急忙奔到临近一看，原来是个窝铺，见有二人对面而坐，并听有豁拳之声。他却赶到跟前。一人刚叫了个“八马”，艾虎也把手一伸道：“三元。”谁知豁拳的却是两个渔人，猛见艾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硬要豁拳，便发话道：“你这后生好生无理，我们在此饮酒作乐，你如何前来混搅？”艾虎道：“实不相瞒，俺是行路的，只因过了宿头，一时肚中饥饿，没奈何将就将就，留个相与罢。”说着话，他就要端酒碗。那渔人忙拦道：“你要吃食，也等我们吃剩下了，方好周济于你。”艾虎道：“俺又不

是乞儿化子，如何要你周济。俺有银两，买你几碗酒，你可肯卖么？”渔人道：“俺这里又不是酒市。你要买，前头买去，我这里是不卖的。”说罢，二人又脑袋摘巾儿豁起拳来。一人刚叫了个“对手”，艾虎又伸一拳，道：“元宝。”二渔人大怒道：“你这小厮好生惫懒！说过不卖，却去歪厮缠则甚？”艾虎道：“不卖，俺就要抢了。”渔人冷笑道：“你说别的罢了。你说要抢，只怕我们此处不容你放抢。”说罢，站起身来，出了窝棚，揎拳掠袖，道：“小厮，你抢个样儿我看！”艾虎将包袱放下，笑哈哈的道：“你不要忙，俺先与你说明。俺要输了，任凭你等；俺若赢了，不消说了，不但酒要够，还要管俺一饱。”那渔人也不答应，扬手就是一拳。艾虎也不躲闪，将手接住，往旁边一拎，那渔人不知不觉爬伏在地。这渔人一见，气忿忿地道：“好小厮！竟敢动手！”抽后就是一脚。艾虎回身将脚后跟往上一托，那渔人仰巴叉栽倒在地。二人爬起来，一拥齐上。小侠只用两手左右一分，二人复又跌倒。一连三次，渔人知道不是对手，抱头鼠窜而去。

艾虎见他等去了，进了窝棚，先端起一碗酒饮干。又要端那碗酒时，方看见中间大盘内是一尾鲜串鲤鱼，刚吃了不多，满心欢喜。又饮了这碗酒，也不用箸箸，抓了一块鱼放在口内。又拿起酒瓶来斟酒，一碗酒，一块鱼，霎时间杯盘狼籍。正吃的高兴，酒却没了，他便端起大盘来，囫囵吞地连汤都喝了。虽未尽兴，也可搪饥。回首见有现成的鱼网，将手擦抹了擦抹，站起身来刚要走时，觉有一物将头碰了一下。回头看时，原来是个大酒葫芦，不由的满心欢喜，摘将下来。复又回身就灯一看，却是个锡盖。艾虎不知是转螺丝的，左打不开，右打不开，一时性起，用力一掰，将葫芦嘴掰下来。他就嘴对

嘴匀了四五气饮干，一松手，啪嚓的一声，葫芦正落在大盘子上，砸了个粉碎。艾虎也不管它，提了包裹，出了窝铺，也不管东南西北，信步行去。谁知冷酒后犯，一来是吃的空心酒，二来吃的太急，又着风儿一吹，不觉的酒涌上来。晃里晃荡，才走了二三里的路，再也挣扎不来。见路旁有个破亭子，也不顾尘垢，将包袱放下，做了枕头，放倒身躯，呼噜噜酣睡如雷，真是“一觉放开心地稳，不知日出已多时。”

正在睡浓之际，觉得身上一阵乱响，似乎有些疼痛。慢闪二目，天已大亮，见五六个人各持木棒，将自己围绕，猛然省悟，暗道：“这是那两个渔人调了兵来了。”再一回想：“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们打几下子出出气，也就完了事了。”谁知这些人俱是鱼行生理，因那两个渔人被艾虎打跑，他俩便知会了众渔人各各擎木棍奔了窝棚而来。大家看时，不独鱼酒皆无，而且葫芦掰了，盘子碎了，一个个气冲两肋，分头去赶。只顾奔了大路，那知小侠醉后混走，到岔在小路去了。众人追了多时不见踪影，俱说：“便宜他！”只得大家分散了。

谁知有从小路回家的，走到破亭子，忽听呼声振耳。此时天已黎明，看不真切，似乎是个年幼之人，急忙令人看守；复又知会就近的，凑了五六个人。其中便有窝棚中的渔人看了道：“就是他。”众人就要动手。有个年老的道：“众位不要混打，唯恐伤了他的致命之处，不大稳便。须要将他肉厚处打，只是戒他下次就是了。”因此一阵乱响，又是打艾虎，又是棒磕棒。打了几下，见艾虎不动，大家犹疑，恐怕伤了性命。

哪知艾虎故意的不语，叫他打几下子出气呢。迟了半天，见他们不打了，方睁开眼道：“你们为什么不打了？”一翻身爬起，提了包裹，掸了掸尘垢，拱了拱手道：“请了，请了。”众人围

绕着,哪里肯放。艾虎道:“你们为何拦我?”众人道:“你抢了我们的鱼酒,难道就罢了不成?”艾虎道:“你们不打了我吗?打几下子出了气也就是了,还要怎么?”渔人道:“你掰了我的葫芦,砸了我的大盘,好好的还我。不然,想走不能。”艾虎道:“原来坏了你的葫芦盘子,不要紧,俺给你银另买一份罢。”渔人道:“只要我的原旧东西,要银子做什么?”艾虎道:“这就难了。人有生死,物有毁坏。业已破了,还能整的上么?你不要银子,莫若再打几下,与你那东西报报仇,也就完了事了。”说罢,放下包裹,复又躺在地下,闹顽皮子。闹的众人生气不是,要笑不是,再打也不是。年老的道:“真这后生实在呕人,他到闹起顽皮来了。”渔人道:“他竟敢闹顽皮,我把他打死,给他抵命。”年老的道:“休出此言,难道我们众人瞅着你在此害人不成?”

正说间,只见那边来了个少年的书生,向着众人道:“列位请了。不知此人犯了何罪,你等俱要打他?望乞看小生薄面,饶了他罢。”说罢,就是一揖。众人见是个斯文相公,连忙还礼道:“叵耐这厮饶抢了嘴吃,还把我们的家伙毁坏,实实可恶。既是相公给他讨情,我们认个晦气罢了。”说罢,大家散去。

年少后生见众人散去,再看时,见他用袖子遮了面,仍然躺着不肯起来,向前将袖子一拉。艾虎此时臊的满面通红,无可搭讪,噗哧的一声,大笑不止。书生道:“不要发笑。端的为何?有话起来讲。”艾虎无奈站起,掸去尘垢,向前一揖道:“惭愧,惭愧,实在是俺的不是。”便将抢酒吃鱼以及毁坏家伙的话,毫无粉饰,和盘托出。说罢,又大笑不止。书生听了,暗暗道:“听他之言,到是个率真豪爽之人。”又看了看他的相貌,满面英风,气度不凡,不由的倾心羡慕,问道:“请问尊兄贵姓?”

艾虎道：“小弟姓艾名虎。尊兄贵姓？”那书生道：“小弟施俊。”艾虎道：“原来是施相公。俺这不堪的形景，休要见笑。”施俊道：“岂敢，岂敢。‘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焉有见笑之理。”艾虎听了“皆兄弟也”，以“皆”字当作“结”字，答道：“俺乃粗鄙之人，焉敢与斯文贵客结为兄弟。既蒙不弃，俺就拜你为兄。”施俊听了甚喜，知他是错会意了，以为他梗直可交，便问：“尊兄青春几何？”艾虎道：“小弟今年十六岁了。哥哥，你今年多大了？”施俊道：“比你长一岁，今年十七岁了。”艾虎道：“俺说是兄长，果然不差。如此，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说罢，趴在地上就磕头。施俊连忙还礼，二人彼此搀扶。

小侠提了包裹，施俊一伸手携了艾虎，离了破亭，径奔树林而来。早见一小童拉定两匹马在那里了望。施俊来到小童跟前，唤道：“锦笺过来，见过你二爷。”小童锦笺先前见二人说话，后来又见二人对磕头，心中早就纳闷。如今听见相公如此说，不敢怠慢，上前跪倒道：“小人锦笺与二爷叩头。”艾虎从来没受过人的头，没听见人称呼过二爷，今见锦笺如此，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说道：“起来，起来！”回身在兜肚内掏出两个镲子，递与锦笺道：“拿去买果子吃。”锦笺却不敢受，两眼瞅着施俊。施俊道：“二爷既赏你，你收了就是。”锦笺接过，复又叩头谢赏。艾虎心中暗道：“为何他又叩头？哦，是了，想是不够用的，还合我再讨些回手。”又向兜肚内要掏。（艾虎当初也是馆童，皆因在霸王庄上并没受过这些排场礼节，所以不懂，并非前后文不对。）施俊道：“二弟赏他一镲足矣，何必赏他许多呢？请问二弟，意欲何往？”一句话方把艾虎岔开，答道：“小弟要上卧虎沟，寻我师父与义父。请问兄长意欲何往呢？”施俊道：“愚兄要上湘阴县金伯父那里，一来看文章，二来就在

那里用功。你我二人不能盘桓畅叙,如何是好?”艾虎道:“既然彼此有事,莫若各奔前程,后会有期。兄长请乘骑,待小弟送你一程。”施俊道:“贤弟不要远送,我是骑马,你是步下,如何赶得上?不如就此拜别了罢。”说罢,二人彼此又对拜了。锦笈拉过马来,施俊谦让多时,扳鞍上马。锦笈因艾虎在步下,他不肯骑马,拉着步行。艾虎不依,务必叫他骑上马,跟了前去。目送他主仆已远,自己方扛起包裹,迈开大步,径奔大路去了。

且说施俊父名施乔,字必昌,曾做过一任知县,因害目疾失明,告假还乡。生平有两个结义的朋友。头一个便是兵部尚书金辉,因参襄阳王遭贬在家;第二个便是新调长沙太守邵帮杰。三个人虽是结义的朋友,却是情同骨肉。施老爷知道金老爷有一位千金小姐,自幼儿见过好几次,虽有联姻之说,却未纳聘。“如今施俊年已长成,莫若叫施俊去到那里,明是托金公看文章,暗暗却是为结婚姻。”

这日施俊来到湘阴县九云山下九仙桥边,问着金老爷的家,投递书信。金老爷即刻请至书房,见施俊品貌轩昂,学问渊博,那一派谦让和蔼,令人羡慕。金公好生欢喜,而且看了来书,已知施乔之意,便问施俊道:“令尊目力可觉好些?不然,如何能写书信呢?”施俊鞠躬答道:“家严止于通彻三光,别样皆不能视。此信乃家严谆嘱小侄代笔,望伯父海涵勿哂。”金辉道:“如此看来,贤侄的书法是极妙的了。这上面还要叫老拙改正文章,如何当得。学业久已荒疏,拈笔犹如马羸,还讲什么改正。只好贤侄在此用功,闲时谈谈讲讲,彼此教正,大家有益罢了。”说到此处,早见家人禀告:“饭已齐备,请示在哪里摆?”金公道:“在此摆。我同施相公一处用,也好说话。”

饮酒之间,金公盘问了多少书籍,施俊一一对答如流,把个金辉乐得了不得。吃毕饭,就把施俊安置在书房下榻,自己洋洋得意往后面而来。

不知见了夫人有何话讲,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且说金辉见了夫人何氏，盛夸施俊的人品学问。夫人听了，也觉欢喜。原来何氏夫人就是唐县何至贤之妹，膝上生得两个儿女，女名牡丹，今年十六岁；儿名金章，年方七岁。老爷还有一妾，名唤巧娘。且说夫人见老爷夸施俊不绝口，知有许婚之意，便问：“施贤侄到此何事？”金老爷道：“施公双目失明，如今写信前来，叫施俊在此读书，从我看文章。虽是如此，书中却有求婚之意。”何氏道：“老爷意下如何呢？”金公道：“当初施贤弟也曾提过，因女尚幼，并未聘定。不想如今施贤侄年纪长成，不但品貌端好，而且学问渊博，堪与我女儿匹配。”何氏道：“既如此，老爷何不就许了这头亲事呢？”金公道：“且不要忙。他既在此居住，我还要细细看看他的行止如何，如果真好，慢慢再提亲不迟。”

老爷夫人只顾讲论此事，谁知有跟小姐的亲信丫头名唤佳蕙，是自幼儿服侍小姐的（因她聪明伶俐，而且模样儿生的俏丽，又跟着小姐读书习字，文理颇通，故此起名用个“蕙”字，上面又加上个“佳”字，言她是香而且美。佳蕙既然如此，小姐的容颜学问可想而知了），这日她正到夫人卧室，忽听见老夫妻讲论施俊才貌双全，有许婚之意，她便回转绣房，嘻嘻笑笑道：“小姐大喜了！”牡丹小姐道：“你道的什么喜？”佳蕙道：“方才我从太太那里来，老爷正在讲究。原来施老爷打发小官人来在我们这里读书，从着老爷看文章。老爷说他不但学问好，

而且品貌极美。老爷太太乐得了不得,有意将小姐许配于他,难道小姐不是大喜么?”牡丹正看书,听说至此,把书一放,嗔道:“你这丫头,益发愚顽了!这些事也是大惊小怪,对我说的么?越大越没出息了。还不与我退下!”

佳蕙一团高兴,被小姐审饬了一顿,脸上觉得讪讪的,羞答答回转自己屋内,细细索道:“我与小姐虽是主仆,却是情同骨肉。为何今日听了此话,不但不喜,反倒嗔怪呢?哦,是了,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有貌的必不能有才,如何能够才貌兼全呢?小姐想来不能深信。仔细想来,到我莽撞了。理应替她探个水落石出,方不负小姐待我的深情。”想到此, 鐔不安,她便悄悄溜到书房,把施俊看了个十分仔细,回来暗道:“怨不得老爷夸他,果然生的不错。据我看来,他既有如此的容貌,必有出奇的才能。小姐不知,若要固执起来,岂不把这样的好事耽搁了么?噯!我何不如此如此,替他们成全成全,岂不是好?”想罢,连忙回到自己屋内,拿出一方芙蓉手帕,暗道:“这也是小姐给我的,我就拿它做个引线。”立刻提笔,在手帕上写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二句,折叠了折叠,藏在一边。

到了次日,午间无事,抽空儿袖了手帕,来到书房。可巧施俊手倦抛书,午梦正长,锦笺也不在跟前。佳蕙悄悄地临近桌边,把手帕一丢,转身时又将桌子一靠。施俊惊醒,蒙胧二目,翻身又复睡了。谁知锦笺从外面回来,见相公在外面瞌睡,腕下却露着手帕,慢慢抽出,抖开一看,异香扑鼻,上面还有字迹,却是两句诗经,心中纳闷道:“这是什么意思?此帕从何来呢?不要管它,我且藏起来。相公如问我时,我再问相公,便知分晓。”及至施俊睡醒,也不找手帕,也不问锦笺。锦笺心中暗道:“看此光景,这手帕必不是我们相公的。若是我

们相公的，焉有不找不问之理呢？但只一件，既不是我们相公的，这手帕从何而来呢？到要留神查看。”

到了次日，锦笺不时的出入来往，暗里窥探。果然佳蕙从后面出来，到了书房，见相公正在那里开箱找书，不便惊动，抽身回来。刚要入后，只见一人迎面拦住道：“好呀！你跑到书房做什么来了？快说！不然，我就嚷了。”佳蕙见是个小童，问道：“你是谁？”小童道：“我乃自幼服侍相公、时刻不离左右、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言听计从的锦笺。你是谁？”佳蕙笑道：“原来是锦兄弟么。你问我，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时刻不离左右，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言听计从的佳蕙。”锦笺道：“原来是佳姐姐么。”佳蕙道：“什以佳咧锦咧，叫着怪不好听的。莫若我叫你兄弟，你叫我姐姐，咱们把‘佳锦’二字去了，好不好？我问兄弟，昨日有块手帕，你家相公可曾瞧见了没有？”锦笺想道：“原来手帕是她的，可见她人大心大。我何不嘲笑她几句。”说罢，说道：“姐姐不要性急，事宽则圆。姐姐终久总要有女婿的，何必这么忙呢。”佳蕙红了脸道：“兄弟休要胡说。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义重，又有老爷太太愿意联婚之言，故此我才拿了手帕来知会你家相公，叫他早早求婚，莫要耽误了大事。难道诗经二句诗在手帕上写的，你还不明白么？那明是韞玉待价之意。”锦笺道：“姐姐，原来为此，我到错会了意了。姐姐还不知道呢，我们相公此来原是奉老爷之命到此求婚。唯恐这里老爷不愿意，故此恳恳切切写了一封信，叫我们相公在此读书，是叫这里老爷知道我们相公的人品学问。如今姐姐既要知恩报恩，那手帕是不中用的，何不弄了真实的表记来！我们相公那里有我一面承管。”佳蕙听了道：“兄弟放心，我们小姐那里有我一面承管，咱二人务必将此事做成，庶不负

主仆的情意一场。”说罢，佳蕙往后面去了，锦笺也就回转书房。

且说佳蕙自与锦笺说明之后，处处留神，时刻在念。不料事有凑巧，牡丹小姐叫她收拾镜妆，她见有精巧玉钗一对，暗暗袖了一枝，悄悄递与锦笺。锦笺回转书房，得便开了书箱，瞧瞧无物可拿，见有一把扇子拴着个紫金鱼的扇坠，连忙解下来，就势儿将玉钗放在箱内。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开，刚要包上紫金鱼，见帕上字迹分明，他又卖弄起才学来，急忙提笔写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然后将扇坠包裹，得意洋洋，来见佳蕙道：“我说事成在我，姐姐不信。你看如何？”说罢，打开给佳蕙看了。佳蕙等的工夫大了，已经着急，见有个回礼，急急忙忙接了过来。“兄弟，改日听信罢。”回手向衣襟一掖，转身就去了。

刚走了不多时，只见巧娘的杏花儿年方十二岁，极其聪明，见了佳蕙，问道：“姐姐哪里去了？”佳蕙道：“我到花园掐花儿去来。”杏花儿道：“掐的花在哪里？给我几朵儿。”佳蕙道：“花尚未开，因此空手而回。”杏花儿道：“我不信，可巧一朵儿没有吗？我要搜搜。”说罢，拉住佳蕙不放。佳蕙藏藏躲躲道：“你这丫头，岂有此理！慢说没花儿，就是有花儿，也犯不上给你。难道你怕走大了脚，不会自己掐去么？拉拉扯扯什么意思！”说罢，将衣服一顿，扬长去了。杏花儿觉得不好意思，涨红了脸，发话道：“这有什么呢！明儿我们也掐去，单希罕你的咧！”说着话，往地下一看，见有一个包儿，连忙捡起，恰正是芙蓉手帕包着紫金鱼儿，急忙忙笼在袖内，气忿忿回转姨娘房内而来。巧娘问道：“你往哪里去来？又和谁呕了气了？因为什么撅着嘴？”杏花儿道：“可恶佳蕙，她掐了花来，我向她要一两